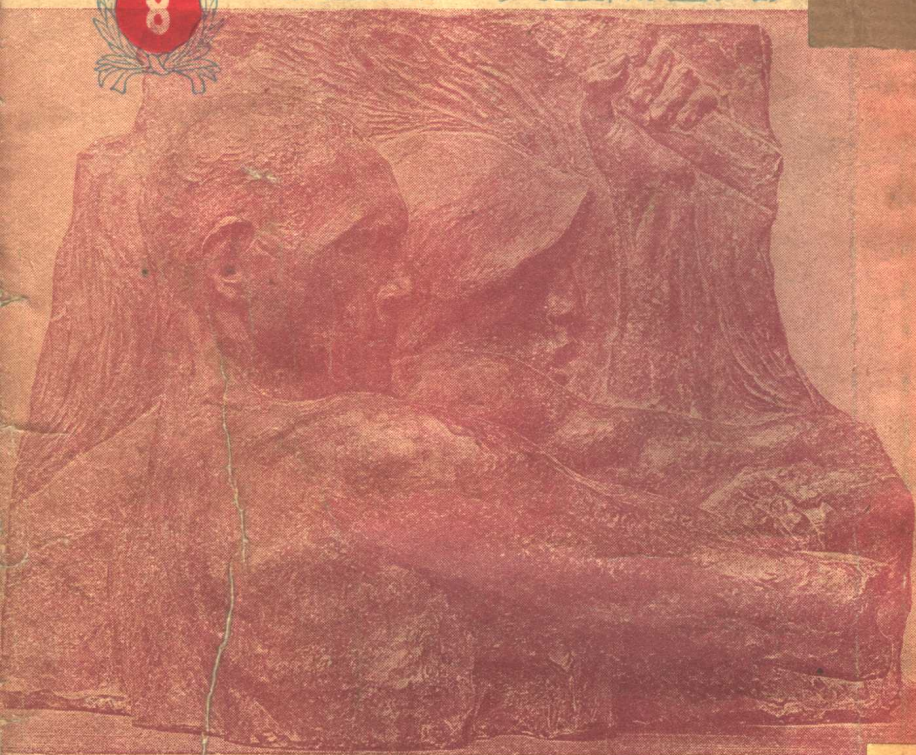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三卷

人民藝術叢刊



鍊 鍛

陳恒非著

長篇創作

上海雜誌公司出版

人民藝術叢刊

鍛 鍊

陳 恒 非 著



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編選

版權所有•不准翻印

一九五一年四月第一版

上海印 0001—3000

鍛 鍊

• 人民藝術叢刊 •

著者 陳 恒 非

編輯者 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

出版者 上海雜誌公司

上海華波路 855 號

漢口交通路 38 號

長沙府正街 48 號

印刷者 中和印刷廠

編號. 539 版稅. 190

記一九四一年平西大掃蕩

「掃蕩」啦，「掃蕩」啦，快要「掃蕩」啦！

一九四一年的八月，一陣煩擾的空氣，飛過那漫漫的平原，掠過禿禿的小山，飛到根據地邊緣上的一個小村——沈家菴——了。

村裏當時混亂了。農會、婦女救國會，都想召集他們的會員來傳達、討論怎樣應付這一緊急的情況。儘管他們敲破了銅鑼，喊破了嗓子，會員們都是稀稀啦啦，總不願立刻就到會場來，即使來了幾個看看屋裏沒有多少人，抽上兩袋烟，一個一個的又溜走了。

向日葵的臉兒已經朝着西南了，陽光射到屋子裏。救國會主任急得滿頭大汗，只得恨恨的罵道：

「咱村真奴隸性，怎麼這樣不齊心啊！」

年青的文化教員陳育庠，站在村東的一個小山頂上，左手攀着棵老梨樹，右手插在腰裏，有時抽回他腰裏插着的手，閒摸着沒長鬚鬚的下巴，也有時仰望樹上將黃熟的白梨，這些梨都靜靜的吊在那裏；他又慢慢的低下頭去，看着腳底下的拒馬河，急湍的流水撞在壁上，激起團團的漩渦，漩渦轉開了，又向下流去，他的視線也跟着流向遠處，一直望到那遠山的小塔、茂林，和那一望無際的大平原。

野外很靜，沒有風聲，也沒有喧囂聲，只有小小的蜜蜂，迴翔在花叢中，作着嗡嗡的催眠曲。這一些景物，隨時都可以引人欲睡的。但在陳育庠的心裏，却煩燥的像一個開水鍋翻旋迴攪，沒有一會停止。他想：

「那日本鬼子說不上在那一分鐘，也說不上從那一條小路上都會撞進這裏來的，洋狗、刺刀、紅領章、鐵釘子皮鞋……」這一些嚇人的東西，在他腦裏繪成一片混亂的圖畫，他猜想不到這「掃蕩」到底是什麼滋味，也想不出一個好辦法，怎樣才能渡過這次的「掃蕩」呢？

躺在他身邊的文書董健中，兩條腿疊在一起，指甲伸到嘴裏咬得咯噔咯噔的。

「喂！伙計，往常年掃蕩不是都在秋後嗎？今年剛立秋，他們真要來掃蕩麼？」陳育

庠一轉身坐在地上，期待着一個滿意的回答。

「一定要掃蕩的，日本人想出一切毒計害我們，讓我們今年秋收不成，造成飢荒，他們要一招毒過一招。」董健中也坐起來，深深的兩個眼坑當中，來了個窄窄的高鼻樑子。

「那不是要糟了嗎？」

「沒什麼，抗戰到底！犧牲一切，也要到底！」他顯得很有社會經驗的說。「老陳，我比你大五六歲，這事情總比你知道的多一點，什麼困難危險我都經過了啊！」

「敵人掃蕩來了，你有什麼好辦法嗎？」

「兩腿夾一個肚子，肩抗着一個小包袱，在連長後面一走，他到那裏，我到那裏，我要有危險，他也就活不成啊！」

陳育庠還是像個小孩子，叨叨不休的：

「我又得怎麼辦呢？」

「你麼？又黑又胖，那麼高的胸脯子，那麼紅的臉蛋子，又怕什麼？……」

山底下走上來兩個人，趕着一匹小毛驢，驢子身上還扣了一付馱筐，看樣子是到地裏去歇苞米棒子的。

陳育庠招呼了一聲：

「李老大爺，歇歇腳吧！」

「好哇！正好抽袋烟啊！」老頭子把驢子撒在路旁，讓牠去啃青草，他坐在青石頭上，掏出小烟袋，拿出火鏢，把打着的大絨放在烟鍋上，便使力的抽起烟來。他的兒子李福來，穿了一身青褲褂，高高的前額上，淌了幾條汗道子，他一歪身子就靠在石頭上，用手去搔着腳背。陳育庠呆了一會，找着個話頭兒：

「李老大爺，要掃蕩啦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聽了個風信。」他並不在意的向四外望望，吐了一口青烟，一面用手去搭他的小黑鬍子。

「你怎麼還不去堅壁①東西哪？」

老頭子仍然不在意的答了一句：

「堅壁它作什麼？日本人還看得起咱們那點子破東亂西的！」

「老大爺還是堅壁堅壁吧！光剩下幾個人多麼輕快，說跑就跑了。這回鬼子是三光政

①堅壁：是由堅壁清野的省略語，習慣當成藏東西用。

策呀！人要殺光，好東西要搶光，剩下的要燒光呀！」

「誰當皇上給誰拿錢糧。我們是小民，殺我們作什麼呢？」老頭子頑固的挺着脖子。

董健中從旁邊說：

「可不得了，穆家日子，乾河口，離你們這裏才四五里地，那裏的人都跑光啦！」

李福來一聽可急壞了，拉着老頭子的胳膊喊：

「爹！不下地啦，咱們回家堅壁吧！」

「十六七歲的小孩子，你懂得什麼？」老頭子有點不耐煩了。「不種地得餓死，不墜壁東西還能餓死人麼？那乾河口別看離這近，人家可叫根據地。咱這沈家巷爲什麼叫兩面村呢？隔河就是人家的人，一邁腿就過來，你能跑到那裏去啊！」他磕去剩下的半鍋煙，牽過毛驢子，一聲不響的走了。李福來跟在後面，不時的回過頭來，看他的樣子還要有些事情要說出來似的。

陳育庠和董健中也無精打采的走下山坡，回到自己的屋子裏。

煩燥的熱氣迎接着他們，董健中側身倒在炕上，陳育庠在屋子裏來回的轉着圈子。

①兩面村：是一個村子同時應付敵我雙方，尙沒有成爲根據地。

「報告！」隨着聲音走進來兩個人，前面的是個油黑胖子，後面的又黃又瘦，滿臉雀斑，兩道濃眉，論起個頭却不比前面的黑胖子矮一點。

陳育庠連忙迎接他們：

「怪不得這個小衙門，也有人喊『報告』，原來是老伙計來了。」

黑胖子忙着解開背包繩子：

「要掃蕩啦，軍部都分散跟着部隊打游擊；方才見過朱指導員，他說，讓咱兩人和你一起生活，老伙計關照一點。」說完了，他又眯起眼睛笑了笑。

「老董！」陳育庠猛然想起來了。

「忘給你們介紹一下啦，這是咱政治部宣傳員，這個黑胖子是尹濟芳，那位是齊敏，不是外人，都是老朋友，這次掃蕩又增加兩位好聊天的伙計啦！我不是曾和你說過，在宣傳隊時常開精神會餐會①麼？這位是會場上最活動的人物啊！」他用手指着尹濟芳。

董健中笑了笑，伸出手去，互相的握握手。

「我們常好說個玩笑，對與不對多加原諒！」尹濟芳的兩片淡眉分舞開了，一隻手摸

①精神會餐：是一些饑餓的人，淨空談好吃的，其他同志送的諷刺的名義。

着自己扁平的鼻子，眼裏充滿了歡喜的光亮。「哈哈！老陳你已經把我們的精神會餐會介紹給別人了嗎？」他轉過話頭對董健中說：

「董同志別客氣，已往精神會餐會上，我是常提起醋溜魚的，因為我是山西人，所以特別愛吃酸的。」他故意的把後面一句話，加重了鼻音，哼了出來。

董健中笑的說不出話來，想：「沒想到來了這麼一位伙計，這次掃蕩中一定不會寂寞啊！」

齊敏在地下立了好半天，方才放下他沉重的包袱，眨眨眼皮，好像一個認生的孩子，跌入別人懷抱裏一聲也不哼。

「老齊這包袱裏還是書嗎？你還沒有放掉它嗎？」陳育庠用關心的口氣，問了一聲。齊敏還沒來得及回答，尹濟芳却放出酸溜溜的腔調：

「這是你們北平學生的特點啊！多麼用功，現在還在學大代數，解析幾何哪！」

「胡扯！北平學生都是一樣的麼？他是志成的，我是河北省立高中的啊！」

「是志成的也不要緊，我又沒給母校丟臉啊！」齊敏這才冷冷的說了一句話。

晚上大家圍在一個桌子上，一面吃飯，一面說笑。

坐在炕裏的指導員朱健，有二十七八歲的模樣，方方的腦袋，又大又圓的眼睛，每逢和誰說話，便把目光都用到他的身上，所以他的話也不易被人忘記的；雖然他是高中畢業的學生，但看他的一舉一動，非常樸實，活像是個農民出身的人，按年歲說起來，他許是全桌的二哥，按說話的聲調，却像一個老媽媽，說來說去，和尹濟芳論起老鄉來了。

那個半截黑塔似的劉連長，因為有一點忙事，狼吞虎嚥的吃了兩碗飯，一聲沒響，一抬屁股就走了。

倒是陳育庠把話拉到正題上來：

「指導員啊！明天敵人能進來麼？」

朱健用肯定平和的語氣說：

「來，一定來，明早六點鐘敵人到這裏來。」

陳育庠活像一個孩子，顯得有點驚訝：

「你怎麼知道這麼詳細？」

朱健微微的笑了一笑，臉上折起幾條皺紋，他把端着飯碗的手，暫時放在膝上：

「這點事都不知道，那還能叫做人民的隊伍嗎？」

「那麼明早五點鐘，咱們就跑嗎？」

朱健已經把菜夾到筷子上了，經他這一問，把菜又丟到碗裏，驚奇的看了他一眼：

「文化教員，你說什麼呀？平時吃老鄉的小米飯，戰時就要跑嗎？同志，你想錯了啊！因為敵強我弱，敵多我少，我們同志的生命，不能白白的去渲染那日本人的屠刀。毛澤東戰術思想告訴我們說：『敵進我退，敵駐我擾，敵疲我打，敵退我追。』就是躲開他的鋒芒，尋求機會，打擊敵人；不是跑啊！你明白嗎？」

這一夜不比別夜，蚊子臭蟲好像來了個總動員，陳育庠翻來覆去睡不着。

他望着屋子裏的一切陳設，那光光的牆壁，他曾在牆上粘着各種表冊，掛着自己心愛的圖畫，那寬寬的凳子、桌子……

在他眼裏，都是很稱心，樣樣值得留戀的了。

緊挨着他睡的尹濟芳，也在翻過來，翻過去，克噎，克噎的搔大腿。

「喂，老尹，你睡不着覺吧？」

「不是，這傢伙太咬了，越睡越不闕，我數了好幾百個數啦，越數到越他媽的精神啦！」

「你經過掃蕩嗎？」

「沒有，從山西來的時候，路過北嶽區，聽說鬼子要掃蕩那裏，所以我們趕緊跑到平西來，那次沒掃着，不知這次要掃個什麼樣子？」一面說着，兩個人都坐了起來，還在不斷的搔着大腿和脊背。

「老尹，你坦白講一句，假如敵人和我們打起仗來，你能害怕嗎？」

「不要緊，我不能害怕，我是一個抗日的前進者。」尹濟芳又反過來問他一句：「那麼你呢？」

「我呀，鬧不清打仗是個什麼樣子，今春掃蕩永定河北的時候，我到了河南岸。將來要真的打起仗來，也許我要害怕。若是鍛鍊過幾回，大概要好些。」

陳育庠又向着炕的那梢招呼一聲：

「喂！老齊，你對這件事的感覺怎樣？」

「我倒不十分注意這件事，我心裏成天想的是人生有限，怕學習的太不夠了。你想想咱們一齊同學的人，他們已經是大學三期了，我們現在山溝裏轉來轉去，把中學的課程都忘了，想起來只感到空虛落伍，將來人家戴了四角帽子，我呢？將要變成個大土包子

了。」

陳育庠仍然陷在混亂的深淵裏，他想：

「敵人一招毒過一招，我們抗戰到底，犧牲一切，還不是到底要犧牲嗎？」想到這裏，好像有二個高大的牆壁，慢慢的合攏來，把自己要擠在當中……忽然好像一綫光亮，從頭頂上洩下來，他又想起朱指導員說的：「我們不能白白的渲染日本人的屠刀，躲過刀鋒，乘機打擊他……」想到這裏感到輕鬆了許多。

一個沉重的腳步聲，從遠處走過來

陳育庠隔着窗子問了一聲：

「誰呀？」

「我！」

「是史茂嗎？你查舖啦！有什麼動靜沒有？」

「你說什麼？動靜？」他又慢慢的走開了。

一個巨大的影子，浮現在陳育庠的腦海裏：紅紅的臉，高高的鼻子，粗壯的胳膊，提着一條油黑的機關槍，他的臉上永遠浮着一層微笑——這出色的機槍射手史茂同志，據說

是一位常勝將軍，在他的機關槍下，日本人從沒有討過便宜的。

朦朧間，一隻粗大的手，托着他的身軀，安安穩穩的睡去了。

沈家巷的夜裏，並不安靜，軍隊忙着整理服裝，送還傢具，東隣西舍的房主人，也常跑進屋來，打探他們自己的傢具，深恐怕丟掉了，希望早一會拿回去。

運糧食，抬病號、找嚮導，街裏街外，人聲嘈雜，守門的老狗，一陣緊似一陣，汪汪的咬個不休。

廚房裏的同志們，更是忙得利害，火光繚亂，鍋勺亂響，有時別人阻礙了他們的工作，他便會發出粗暴的抱怨聲。

天氣已經快亮了，這喧囂聲音也逐漸安靜了。當蔚藍的天空，只剩下一個獨特閃爍的晨星時，空氣也變得特別新鮮，小鳥開始躍上枝頭，吱吱呀呀的談起話來。

戰士們背着背米袋，持着步槍，敏捷迅速的站好隊，除了來回活動的指揮員外，再沒有一點聲息。

各家的大門，都緊緊的閉着，沒有一個人來看看這將離別的隊伍；幾個村幹部也急忙背着東西，走出村子找區政府去了，他們知道日本人來了，這祖輩常居的沈家菴，是決不能容身的。

村邊的拐角處，有一個繫着吊桶的石井，井邊站着一個年青人，他把水桶放在一旁，扁担放在牆角下，他不去打水，兩隻眼睛呆望着行進的隊伍，腦袋也隨着眼光轉動，送一個又接着送第二個，在這人的急流中，好像要找尋一點珍貴的東西。突然他往前一蹣，跳到隊伍裏，一手拉住陳育庠的袖子問道：

「老陳，你往那裏去呀？」

「轉移到山裏去。」

李福來把陳育庠拉在路旁，一剎時想不起什麼話來，低着頭，摸弄他衣服上的銅扣子，慢慢的又想起一句話：

「咱村子裏的人都說鬼子來了不要緊，老陳你說呢？」

陳育庠親近的看着這個熱誠的小弟弟，兩手緊緊抓着他的肩膀子。

「福來，鬼子若來了，實在不好啊！這次實行的是三光政策，不比往常啊！鬼子要是